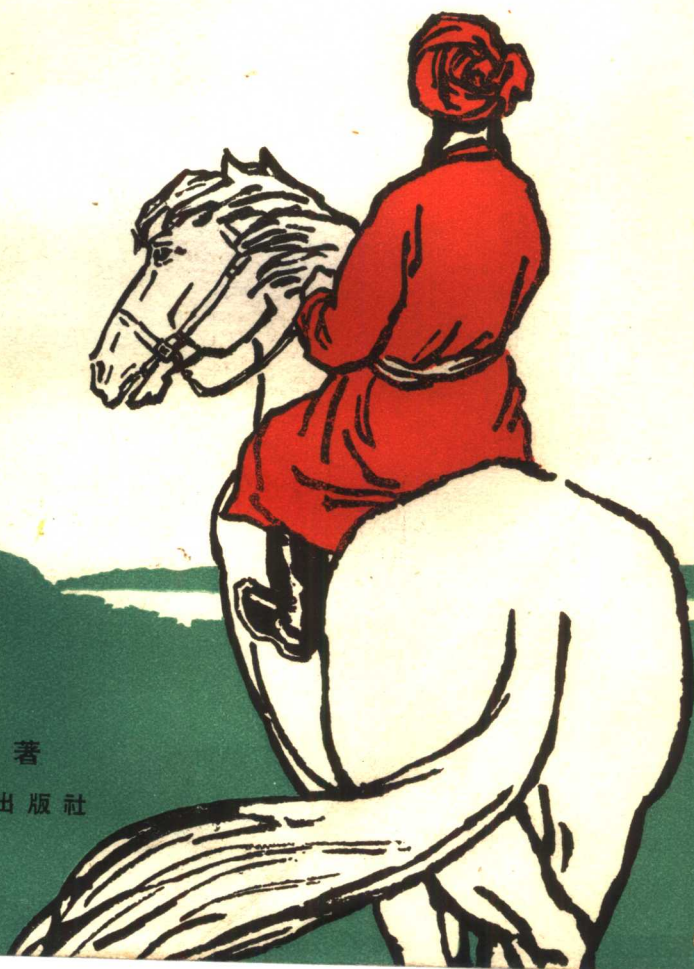


查干河在欢笑



王 栋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查干河在欢笑

王 栋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3年·沈阳

插图 官 布 官其克

查干河在欢笑

王 栋 著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6印张·6插页·111,000字·印数：1—20,000 1963年10月第1版

196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8·375 定价(6)0.62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内蒙地区生活的短篇集。选入十一篇作品。《巴林雄鹰》、《吃“鬼”》描写了解放前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斗争。《莲花山下》、《查干河在欢笑》各篇，刻画了农、牧、商等战线上的新人形象；《一块宝地》、《吉尔格郎》……则歌颂了敢于斗争、勇于卫护集体利益的老人和儿童。这些作品，热情地表达了蒙汉两个民族的兄弟情谊，描写了巴林草原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和查干河沿岸的秀丽风光，情节生动、人物性格鲜明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。

目 录

查干河在欢笑.....	1
巴林雄鷹	18
吉尔格郎	36
福字灯笼	50
猎 日	62
蜡梅花	82
姊妹镯	92
吃“鬼”	108
莲花山下	128
虫王爷的胡子	150
一塊宝地	168

查干河在欢笑

一 夜訪的途中

今年夏天，我在草綠花香的巴林草原参加那达慕大会的时候，常常听到人們提起“神貨郎”三个字，我断定这是一个人的綽号。可是这“神貨郎”到底怎么个“神”法呢？晚上，我这样問公社秘书关其格同志。他“嘿呀”一声，豎起大拇指，推崇备至地說：

“这人不簡單！几年以来，全区的几次劳模会、群英会呀，回回沒少了这位神貨郎。至于怎么个‘神’法嘛，千聞不如一見，走，我領你去看看，你就知道他神不神了。”

我欣然地跟着老关，披着星光，聞品着草原上浓郁的花香，走向那达慕会场。

白天，比一只彩色的凤凰还美丽，比查干沐淪河还沸騰的那达慕会场，現在，又換了一副新的裝飾，活跃在眼前。看哪！会场四周，明灯和明灯拉着手，篝火与篝火靠着肩，围成一个很大的光圈儿。远远望去，好象一只巨大而神奇的金鐲，发射着灿烂的光輝……走到跟前，明灯下，有张张笑

脸，篝火旁，簇拥着一群唱歌儿跳舞的人们。

我們順着那位白胡子老牧人指給的方向，朝着一盞明灯走去。那原来是一座雪白的大帐篷。一盞汽灯，挂在帐篷的支柱上。灯光下，几十个人，围成圓圈儿，以輪大襟①的規矩，互相傳遞着一只鈐花銀碗，唱歌喝酒。帐篷前，十几位花枝招展的姑娘，簇拥着两位白发蒼蒼的老太太，尽情地唱着劝酒歌儿。喝酒的人，脸紅得如一片彩云，可是劝酒的人，歌調越唱越高，促使着喝酒的人开怀痛飲。

我悄悄地問关其格同志：

“神貨郎在这儿嗎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哪位是？”

“你找吧，誰胖，誰就是。”

根据老关說的，沒費事儿，在喝酒人們的右上席②发现了我要見的人，这确实是位胖得很够意思的人物。他四十来岁，銅盘形的大脸，閃耀着紫紅色的油光，浓眉毛、黑胡楂、高鼻梁、大方口，一脸討人喜爱的福气。我，不由得想起了蒙族同胞傳說中那位嬉戏罗汉③。是啊，他确实象那位討人喜爱的神罗汉。看，不論从身材长相上，或是談笑的风

① 輪大襟：牧民們喝酒的一种規矩，按长袍大襟扣子結的方向，傳遞酒碗。

② 右上席：蒙古包里高貴客人的席位。

③ 嬉戏罗汉：民間傳說的十八罗汉之一，他身材胖大，性格幽默，好見义勇为。

度上，都很相似。这位胖大汉又是那样受人尊敬！人們讓他坐在首席位置上，每一碗酒都从他这里开口，每把割全羊的刀柄，都朝着他放着……

我們蹲在旁边，直望着喝酒的人們，說說笑笑，把酒碗傳了十二圈儿。可是那酒，越斟越涌，劝酒歌儿越唱越高。关其格悄悄問我：

“咱們是入席参战呀，还是起师还朝？”

看席上那陣势，酒有喝到东方亮的可能。酒量低微，无能参战，老关指的两条路，我当然选择后者。

于是，我怀着兴奋但又不大滿足的心情，跟着老关往回走。老关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便笑瞇瞇地說：

“看見人了，事儿也就好說了。其实他的事儿，我都了解，甚至，有的事情我比他記得还清楚。因为他这个人从来不把自己的成績放在心上，可是我呢，在公社党委担任組織工作，認真总结干部的功过，是我的业务。”

他說着，指指他那很有意思的大脑瓜，风趣地說：

“神貨郎的‘神’事儿，都在这里边装着哪！”

“太好了，非常希望你講講！”

“講就講，我就是爱講。”老关抬头望望滿天星斗，很感慨地說，“可是，神貨郎的事迹，一宗宗，一件件，都赶上这滿天星斗多了，你讓我从哪儿說起呢？唉，还是讓我信口开河吧！”

老关进入沉思。我知道，这是善于講故事人的习惯动

作，于是洗耳静听起来。一阵夜风吹过，把会场上的歌声驮来又背走。躺在眼前的巴林草原和仰卧在草原上的丛山峻岭，都好像酒足饭饱的人，坠入甜美的梦乡，只有爱说爱笑的查干沐淪河，还在发挥着自己的特长，用它那琅琅的话語，向滿天銀星，講叙着神奇的故事……。

“从这儿說起吧！”老关望望天空，用抒情的口調儿向我講起了神貨郎的故事——

二 大鬧敖包会

有一件事，发生在日本鬼子倒台那年。

七月十五日的敖包会上，經常来做买卖的那个“福全号”的馬掌柜，又領着他那一群买卖人，赶着貨車，拉着駱駝群，来赶敖包会。

这个馬掌柜长得細高个，酒瓶子脑袋，两只馬蛇子似的眼睛滴溜乱轉，精薄的一双小嘴片儿，能把拴馬桩子說得长出耳朵。这小子做买卖的手段可黑啦！每次牵着一峰駱駝，驮着布匹来，完了也得牵着十峰駱駝驮着皮毛走。来时帶上十块磚茶，走时最少也得赶上十条大犏牛。穷苦牧民背粪筐掙来的錢，跟着牛屁股掙来的錢，好不容易啊，可是都跟流水似的，进了奸商的腰包。

这小子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？他除了会看行情，能投机倒把以外，他还有一杆昧良心的“宝秤”。这事儿慢慢地被伊达木斯楞这个机灵的小伙子看出了門道。

当时，伊达木斯楞正給梅林^①放馬，他把馬群交給別人代管着，自己跑到福全号貨棧，看商人过秤。

嗨！福全号貨棧，一片繁华：临时搭起的八八六十四間席棚，按着蒙古人的集会习惯，围成圓圈儿。圓圈中間，聳立着一杆三丈多高的旗杆，上挂一面紅緞子綉金边的大旗。旗上端綉着一幅“招财进宝”的彩画；旗下端，“福全宝号”四个大字豎綉中間，两边佩綉两行金字：上联是“貨真价实，言无二价”，下联綉“买卖公道，童叟无欺”。旗正面是汉文，旗背面是蒙文，两面上端的彩画一样，下边的言語相同。微风一吹，彩旗飄蕩，金字閃光，真有招财进宝的气势。大旗下面的席棚前，人来人往。这间棚里摆滿綾罗綢緞；那間棚里放滿茶盐米面；这里平鍋上吱啦啦地烙餛飩；那里茶鍋里泛起紅色的浪花；这里，銅宝盒子揭开盖放着，招引賭客；那里，賭头用指头肚子大的骰子，当唧唧当唧唧地敲打着大海碗，勾引着賭徒……然而，尽管买卖人如此大显神通，棚前的生意还是一片蕭条。餛飩迭了尺半高，没人理睬；茶鍋里翻起黑色的波紋，却沒主顧登門。穷苦的牧民們，只是拖儿帶女，唉声叹气，繞道而过，背着皮毛去換他們急需要的东西。

唯独收买皮毛、出卖盐茶的这个棚前生意兴隆，算盤声噼里啪啦响成一团；尖声細气儿的过秤歌儿，傳得很远很远。

① 梅林：封建王公的一种官銜。

伊达木斯楞站在卖皮毛的人群里，看那掌秤的商人过秤。秤，还是往常使的那杆，过法也和往常一样：往进收皮毛，秤杆低着头，往外卖东西时，秤杆一撅一撅的，有时高得打不住砣。“嘿，这样过秤，商人不是大大的吃亏吗？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鬼！”伊达木斯楞想到这里，便挤出人群，一步五尺，走到掌秤商人面前，一拍胖胸脯，笑眯眯地说：

“掌柜的，求个事儿，看看我胖子多少斤？”

他说着把破皮袄一掬，一拍胖胸脯，蹲在地下，双手抓住了大秤的吊钩。

那掌秤商人见是一位楞头楞脑的胖小伙子要过秤，也逗趣儿地嘻嘻一笑，拉着长声喊：

“抬——”

伊达木斯楞把两只大脚盘在胳膊上，胖大的身子悬了起来，蹙得秤杆高高低低稳不住砣。他笑着向掌秤商人说：

“秤杆低点不拍，我胖子愿意斤秤多一点儿。”

“好，来个平秤吧，撂，一百六十三斤整！”

“不错？”

“嘻，这多少年啦，错了管换！”

在人们的说笑声中，伊达木斯楞披上破皮袄，一拍胖胸脯，笑哈哈地向人们说：

“嘿，骨头给咱长了一身好膘。老的少的帮我记着，我这个胖子一百六十三斤整！”

小伙子說着一步五尺地走了。

中午一到，買賣人換班吃飯了。伊達木斯楞見收購皮毛的又換成另一伙人，便擠出人群，一步五尺，走到新接班的掌秤商人跟前，懇求地說：

“掌櫃的，求個事兒，看看我胖子多少斤？”

他說着掄掉破皮袄，一拍胖胸脯，抓住秤鈎。

那掌秤商人覺得這個胖敦敦的小伙子兒很好玩，哪知他的用意呢，於是尖聲細氣地喊：

“拾——”

“掌秤的，高着點秤吧！”

“好，咱就高擲高擲，擲，一百七十五斤半。”

“多少斤？”

“一百七十五斤半！”

“不錯？”

“斤是斤，兩是兩，分厘毫絲都不錯！”

“嘿！”伊達木斯楞兩眼立刻瞪得溜圓錚亮，向掌秤商人大聲吼道：

“一個胖子你們給過出兩樣斤秤，你們的良心長到腋窩去啦！”

小伙子一把奪過大秤，雙手握住秤杆，往膝蓋上一担，直聽“喀嚓”一聲響，秤杆斷成兩段，忽見銀光一閃，從秤杆中，“咕嚕嚕”滾出兩個銀珠。

眾人細細一看，那秤杆原來是個空心筒，那銀光閃閃的

物件，却是兩顆水銀珠。人們這才恍然大悟：

“噢！這喪良心的秤，原來是秤杆越低越大，越高越小呀！”

過秤的商人們，大眼睜小眼，個個氣得翻白眼兒。伊達木斯楞又憤怒地問那掌秤的商人：

“你們馬掌櫃的呢？”

沒人答復。伊達木斯楞衝出人群，猛抬頭，直見那面綉着彩畫的大旗，還在嘩啦啦地飄着，上面“買賣公道”等金字，閃閃發光。胖小伙子不由怒火千丈，上去一脚，直听“喀嚓”的一聲巨響，杆倒旗落。整個福全貨棧的買賣人，都變成了石頭人。

伊達木斯楞攥着兩個拳頭，瞪着眼睛，氣勢汹汹。他找到馬市，直見那馬掌櫃站在拴馬桩旁，正和一個穿綢緞的人“袖里吞金”講生意。伊達木斯楞衝到跟前，指着馬掌櫃的鼻子尖喝道：

“嘿，一個胖子你們過出兩樣斤秤，你們的良心，長到腩溝去啦！”

馬掌櫃見這胖小伙子來勢凶猛，馬蛇子眼珠一轉，酒瓶子的臉立刻堆下笑容，說：

“嘿嘿，有話好說，和氣生財……”

“你生蛆去吧！”伊達木斯楞聲起手落，一個滿臉開花的大嘴巴，打得馬掌櫃忘了東西南北，直往後退。沒曾想後邊是個大糞坑，里面積滿臭水，飄着一層長尾巴蛆。咕咚一聲

响，馬掌柜一个“鯉魚穿沙”扎进粪坑，足足喝了两口臭水之后，才紧刨慢蹬，爬上坑沿，連漂在臭水上的那頂紅疙瘩黑緞子帽垫都沒顧上打撈，攥着两把臭泥，跟头溜星，狼狽逃窜。

在人們的欢笑声中，伊达木斯楞一步五尺，走出人群去放馬；在人們的欢笑声中，那些黑心的商人，悄悄地藏起大斗小秤……但是，沒等人們把那口舒心的气吐出，禍事落在伊达木斯楞的头上，馬掌柜用二指寬个紙条，請来几个警察，把胖小伙子五花大綁，拿到警察署，打得皮开肉綻，押入監獄……

十天以后，当牧民們七凑八湊，聚足了錢把他赎出来的时候，这位胖小伙子已經成了血人。可是，打烂身子打不烂心。伊达木斯楞把仇恨記在心里，一生的志愿也在心里扎了根儿，他发誓一定当个公买公卖的买卖人！

三 第一个股东

伊达木斯楞的理想实现了！神风赶走烏云，草原見了晴天。解放后，牧区組織購銷店。在宣傳建店的第二天晚上，嘎查达①正和嘎查干部們商量筹集資金的事儿，伊达木斯楞突然出現在干部們的面前，他肩扛着一盘馬鞍子，手提馬嚼子，沒吱声先从怀里掏出个紅緞子包裹，往桌上一放，向嘎查达說：

① 嘎查达：蒙語，村長。

“都給我胖子写上！”

胖大汉說完，扭头就走。嘎查达將他一把拉住，随手打开包裹，里面原来包着很厚很厚的一迭現款。

嘎查达不禁惊奇地問：“你这是——”

“入股，做买卖！”

人們一下明白了。嘎查达向胖大汉說：

“咱們建立購銷店，倒是欢迎群众入股，可你不應該卖了‘腿’^①呀！”

“卖啦！咱入股做买卖，也不追兔子打狐狸啦，留匹馬白吃草啊！”他一拍桌子上的紅包，說，“一匹枣紅馬全在这！”說着背起馬鞍子，就往外走，但是，剛一出門，又想起一件事来，扭回头向屋里說：“咱們也做一面大旗，上綉‘公平交易’几个大字！”

干部們同声地笑了。胖大汉一步五尺，向家里走去。他在鎮上呆了一整天，还没吃飯呢，本来卖了馬他可以足足地喝頓酒，可是他沒舍得，他留着錢还入股做买卖哩！

在人們的談笑声中，購銷店的股金帳上，出現了第一个股东的名字——伊达木斯楞。

不久，購銷店开张了，这位胖大汉走进柜台。且看这位刚改行的买卖人，全身仍然是牧馬人的打扮：上套肥大的狗皮坎肩，腰扎寬腰带，下穿肥檔褲子，脚蹬納云布靴，只是头光着，这也是他牧馬时养成的习惯。他是这个購銷店的第

① 腿：牧民們有时这样称呼騎馬。

一任經理，也是第一个營業員。他一边粗手笨脚地拿尺量布，还一面同人們說笑：

“嘿，沒什麼，能馴馬就能做買賣！”

草原上吉星高照，牧民家里如同栽了搖錢樹，日子越過越紅火。三斤羊毛，可以換回一塊好磚茶，一張好牛皮，就能換回一台收音機。人民的生活一步登天了，更樂壞了伊達木斯楞，巴林草原北部這個地方，山峰林立，沙窩連着沙窩，交通非常不便。這位胖經理見牧民們登山涉水地跑來买东西，太耽誤工夫，便拴起貨郎挑——經理變成了貨郎，一头挑個大箱子，裝着細軟商品，另一头挑個牛皮口袋，去時裝磚茶布匹，回來盛皮毛。挑子總是裝得滿滿的，往那一放，活象两头二歲子牛犢。挑起來壓得扁担顛顛悠悠，好似一只彎弓。要知道啊，象伊達木斯楞這樣的胖大漢，如果當摔跤手，肥大的身板算是有利條件。然而要挑起沉重的挑子，上山下坡拔沙窩，那情形就可想而知了。可是胖大漢滿不在乎，他說：

“嘿，沒什麼，能馴馬就能當貨郎！”

確實這樣，胖大漢的買賣做得可紅火啦！東村的老爺子要做衣服，他准送去古銅色的布匹；西村老太太的鍋子壞了，他准送去個新的；小伙子要會情人嗎？拿什麼禮物，胖貨郎早準備好了；姑娘要給心上人綉荷包？去找胖大哥，五彩絲綫，金銀繡子，樣樣俱全。

因此，人們象唱贊歌兒似地說：“伊達木斯楞喲，真神

哟，你心里想啥，他送啥，真赶上佛爷了！”

有的人就说：“别叫他胖货郎了，叫他神货郎吧！”

恰如其分的绰号，是很容易流传的，“神货郎”三个字，好比草上飞驰的梅花鹿，不几天的工夫，就飞遍了巴林草原。

这，仅是“神货郎”名字的来源，还不算“神”，更有意思的事情，还在后头哪！

四 意外的收获

有一次，我们这里开展畜产品收购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。但是，也遇到一位很难办事的老太太。提起这位老人，现在我关其格的脸上，还热乎乎的呢，因为她是我的母亲。

我的母亲在这凤凰山下，是个出名的过日子好手。能干又勤俭，人们都说老人家是个金匣子——永远不漏。可是这一长处，有时候却变成短处。别人家都把皮毛卖给国家了，我的母亲却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不是除了锅灶再没财产，除了骚楞^①再没牲口的年月了，穿有棉布，吃有奶食，不用钱，我忙着卖东西干啥？”一边说着，嘎噔一声，一把七簧大锁，锁住了仓库的门，然后，把钥匙往腰上一拴，解开长袍的大襟，把她那胖敦敦的小孙子一抱，赶上羊羔上了河边。我们两口子都是干部，得劝劝母亲啊！咳咳，不等你张嘴，老人家的脸早板住了，黝的一声搥掉烟灰，沉着脸发

① 骚楞：蒙语，黄鼠狼。